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端明集卷十六至十九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五百十六 集部

端明集卷十六　　宋　蔡襄　撰

奏議

言災異一

臣等伏見自春至今四方亢旱日蝕地震變異相仍有以見上天垂意於陛下至深至厚臣不知陛下何以報天戒之既乎臣聞古之人君遇一災異循省修飭或以六事自責或避正殿不居或減膳撤樂或遣使巡察求

直言於朝冤愁苦於下於是轉災為福者有之矣若天之戒告之不懼民之冤隱之不求乘饑旱之會其變不可量也伏望陛下避殿減膳以自修省仍降詔書戒勑百官各舉厥職遣使天下求訪闕失或有官吏貪殘而不糾刑獄冤枉而不治賦斂繁數而不均徭役頻仍而不息孤獨無所養流散無所歸朝廷之惠不逮於下萬民之情不達於上皆得條奏而施行之伏惟陛下鑒前王戒畏之理觀當世安危之勢留意而行天下幸甚

言災異二

臣等近以亢旱請行自古帝王消弭災譴之術避殿減膳發詔書遣使者上以答天戒下以慰民心數目顒然德音未降臣聞天地之氣與人相通陰陽不和本自人召今若不修人事則無以回天意而召至和伏自兵興累年天下困弊外有三邊百方仰給之卒內有四海億兆愁苦之人方此公私匱之之時必無拯救災傷之力將來流徙必衆盜賊必多患至後思恐無所及況朝夕

以來祈禱未應人心如涸天意益高陛下為蒼生憂念非不勤臣等為國思慮無不至凡人有可為者皆勉而為之以捄災害況避殿減膳發詔遣使此乃典册常行之故事帝王修省之盛美伏望陛下早賜施行苟能下悅人心自可上消天譴

言災異三

臣等伏覩陛下以災變屢見飛蝗為殃責躬引過祈于天地宗廟社稷不令殃及萬方臣伏念災變之來寔由

人事政治闕失感動天地故古之人君或遇災異則避正殿撤常膳深自刻責思所以致之之咎改之之理以至冊免三公者有之詔求直言者有之此皆消災異召和氣之道也方今天下之勢至危矣羌戎驕暴凌脅中國盜賊縱橫驚刼郡縣養兵至冗擇將不精配率頻繁公私匱乏内外之官務為辦事而少矜恤之心天下之民急於供應而有流離之苦治道如此未聞救之之術臣等伏見數年以來天戒屢至朝廷雖有警懼之意然而

因循舊弊未甚改更今日災變頻數蓋天意必欲朝廷大修人事以救其患乃可變危為安也救患之方莫若原其致災之本致災之本由君臣上下之闕失也闕失之事臣等敢次第而言之陛下不專聽斷不攬威權使號令不信於人恩澤不及於下此陛下之失也持天下之柄司生民之命無嘉謀異議以救時弊不盡忠竭節以副任用此大臣之過也朝有闕失而不能救民有疾苦而不能達陛下寛仁少斷而不能規大臣循默避事

而不能斥百官邪正並進而不能辯四夷交構内侵而不能謀有顧避之心無力諍之節此臣等之罪也今陛下既有引過之言達於天地神祇矣伏乞陛下必踐其言必行其實踐言行實之要莫若專聽斷攬威權號令信於人恩澤及於下則災異消而和氣應矣某大臣不舉職之過伏乞陛下以致變之由赫然督責之若督責之又無近効則用災異册免三公故事而去之别求能賢以救大患如臣等蒙陛下非次選擢不能稱職尚致

陛下有如此之失大臣有如是之過臣等負罪至深伏乞朝廷遠加竄逐求方正材識之人俾居諫職必能裨贊朝綱上副聖選臣等謹具狀待罪以聞

言災異四

臣等伏見陛下以災變屢至責躬引咎憂勤至切臣等究災異之來蓋由君臣上下皆有闕政是致内外空虚民力彫耗怨毒之氣干動至和所以數見災咎臣等備位諫列無所補益再有奏陳乞加竄逐待罪多日未聞

朝旨臣等切慮朝廷以災異所因上下引過不欲專罪
臣等然臣等自念昨蒙陛下於衆人之中非次選擢當
時物議謂臣等必有建明臣等協心期於必有報效觀
今天下之勢日可憂懼天人災變相仍而至豈非臣等
不能補助之致也或朝廷不欲深罪臣等即乞各與外
任合入差遣庶盡心力以展實効又朝廷别得賢才使
居諫職必有謀畫以助朝政臣等謹具狀陳乞以聞

乞罷迎舍利一

臣切聞開寶塔為天火焚燒因發塔基取舍利入宫中
嬪嬙煉臂削髮者甚衆喧傳滿街無不驚駭又聞以二
十二日大具僧儀迎舍利歸寺臣聞救天下之患必有
濟時之術施行之事若憑依神靈以要福利是為非道
也今令僧徒迎舍利自禁廷歷都市萬人瞻觀衆口傳
道下惑民心上虧聖德取笑無窮非細事也所有迎引
舍利伏乞寢罷宫嬪煉臂削髮亦望嚴加禁止

乞罷迎舍利二

臣昨日竊聞宮中因取塔基舍利入内宫嬪煉臂落髮者甚衆及擬二十二日大具僧儀迎舍利歸寺臣已具奏聞乞賜寢罷尚慮至誠未能上回聖意臣聞治天下之道匡生民於富壽皆由教化刑政修舉以臻太平至於非理之福不可徼求況奉佛無効前世甚多臣竊見唐文宗時常令僧百人於宫中念誦謂之内道場每有西蕃入寇令講仁王經以至人事不修羌戎犯闕至今言大歷紀綱弛壞皆由事佛之致也舍利有光前世有

之何足為靈今天下生民困苦四夷驕慢陛下正當修人事救時弊若專信佛法以徼福利豈可得耶陛下設置諫官本為規正過失今迎引舍利事出於中專損陛下聖德臣終夕不寐臣言為是如能妄行威福臣犬馬之軀全當咎罪所有開寶塔舍利伏望指揮送還本寺不令迎引

乞罷迎舍利三

臣等今見左掖門外僧衆廣作威儀迎引舍利都人會

集甚駭物聽臣甫臣襄自昨夜二更至今日卯時連入
文字乞賜寢停迎引舍利免至有損聖德即今却見外
面廣作次第臣等切慮必是僧徒交結陛下左右之人
張皇其事誇惑都人因此勢力别圖財利至於光怪之
事多是妖僧所為若果神靈所憑豈有天災可及事理
甚顯不足信奉伏乞陛下速賜指揮寢罷迎引威儀只
令送還本寺

乞罷修開寶寺塔

臣數日聞迎引舍利歸開寶寺臣始疑之必以為無有此事屢以為言乞賜寢罷不蒙聽納今又聞民間傳言皆謂陛下欲重修開寶寺塔伏念陛下必以邊事為憂必以蒼生為意豈肯枉費施於無用然慮僧徒妄引靈怪以惑聖聰臣請悉推意而盡言之或以舍利有光引為靈驗臣謂浮屠舍利之所居不能護惜天火所焚一夕而盡豈可謂之神靈枯久之物灰燼之餘或有光怪多亦妖僧之所為也或以此塔太宗皇帝所造理須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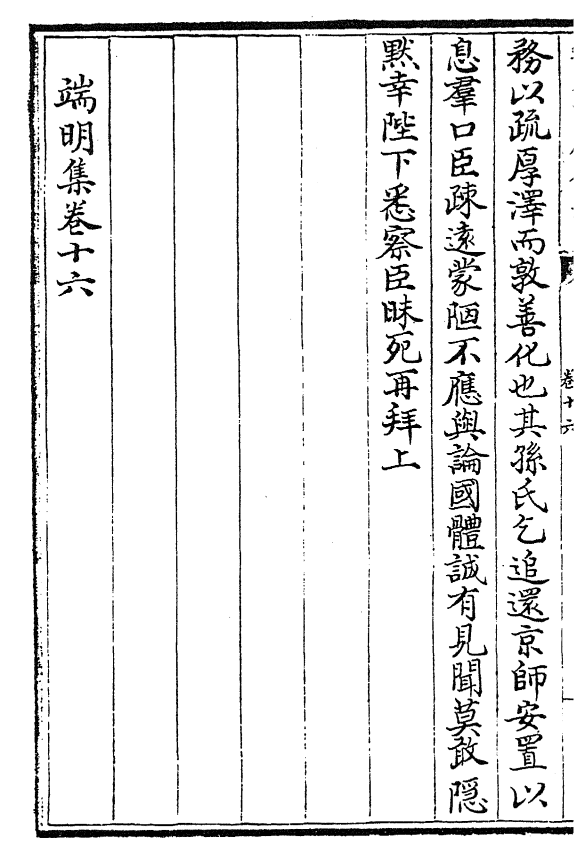
復臣謂昭應宫上清宫皆先朝所置天火一空已不復修孰有非議若有禁中共出資財不費於官不擾於民臣謂一塔之費數百萬錢一錢之資皆生民膏血當此多事匱乏之時豈可虛費若施於土木果有福利以之助軍須少寛民力此豈獨無福利哉況天災所焚大示警戒陛下當修人事以報之今大興功役是以人力而拒天意也伏唯陛下聖喆聰明必無此議人言不已臣實憂疑所有開寶寺塔如有乞修復者伏望陛下特加

深罪以絕欺妄

乞追還孫氏

臣伏見皇族宗愕妻孫氏禮度不修髡辱膚體屏棄外郊以厲失德臣竊謂於繫獄之初陛下審得其狀即賜之自決於義猶不失今乃暴揚其惡著在民間指（闕）譚賜飭以重宗枝之醜而損風化之美也臣聞詩曰緜緜葛藟在河之滸夫葛藟之為物生於水涯則蒙潤之延茂瑜王之同姓被恩之甚美也春秋之法為親者諱其

惡夫惡之名聖人之所深嫉然而隱者務敦睦而託宗
族記稱公族有罪鞫于甸人者蓋隱之耳昔漢梁王有
罪為有司所按驗谷永上書以為帝王不窺閨門之私
且汙蔑宗室無益於治體於是梁王獄寢不治伏惟陛
下覽詩人廣恩之義繹春秋隱惡之道稽周典之要根
漢臣之論而蒙覆宗屬虧忠撓法於道無所容者以義
奪恩不得已而誅之若宮奧晻昧之事宜勿究明必爾
章章然不可掩者亦借託法之不斥其本末以傳四方



務以疏厚澤而敦善化也其孫氏乞追還京師安置以息羣口臣疎遠蒙陋不應與論國體誠有見聞莫敢隱默幸陛下悉察臣昧死再拜上

端明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五百十七 集部

端明集卷十七

宋 蔡襄 撰

奏議

乞寢罷唐介春州之命

臣今月十九日祗候伏見臺官唐介上殿奏對次宣喚兩府論事及令唐介付臺文彦博留身再拜次又樞密院奏事聞唐介得春州臣在殿陛之間所聞雖不審實竊料唐介必是上言執政間事得罪春州然春州惡地

唐介臺官今言執政而得必死之謫雖陛下優待大臣而執政何以自安伏縁唐介獨言宰臣所以兩府同列各處嫌疑之地不肯解救臣伏望陛下少霽天威以全國體追寢唐介春州之行臣官為正言又在侍從耳目聞見不敢默默臣死罪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乞罷溫成皇后立忌

臣伏聞陛下為溫成皇后立忌臣切謂聖人制禮所以明輕重尊卑之節過與不及皆曰失禮故太常設官職

在檢詳陛下臨御天下三十餘年動遵典法聖德之盛明如天日近者溫成皇后薨逝事不下禮官詳檢既以施行雖有過當無由追改乃又立忌考之於禮未為適中伏以孝章淑德章懷四后於陛下為伯祖妣為皇妣其屬之尊如此向來奉慈皆不立忌溫成皇后生則為妃後乃追冊於陛下為卑幼之列不應立忌伏望聖慈追還勑命庶乎天下之人知陛下以禮斷情合於中道

乞不往奉先寺酌獻

臣伏覩大常禮院公文十二日駕幸奉先寺詣慶基殿酌獻蓋陛下孝思之心不憚所至然外人唯見向來奉先未甞親往今爲溫成皇后陵廟成就恐因而謁廟臣竊料陛下聖明必不爲此臣恐獻議之人不思典禮願陛下深思熟議以慰人望取進止

乞罷園陵監護司

臣伏見貴妃近用溫成皇后監護葬事稱園陵監護使及都監始者衆議皆云便去西京又來已於奉先權攢

恩禮備至附近京城歲時易為照管外邊人言尚疑有
西行別作園陵口語紛紛於事體非便伏乞明降聖旨
中書溫成皇后巳權攢畢所有園陵監護司一切並停
所貴曉諭外人取進止

乞不作溫成皇后誌文

臣奉聖旨檢閱溫成皇后葬要誌文臣遍檢古今並無
皇后葬禮更有誌文蓋以名號巳尊兼有哀冊不合為
誌臣別具狀備載唐以來故事伏乞聖慈省覽所有御

制更不可作取進止

乞罷呂夷簡商量軍國事

臣伏見前宰臣呂夷簡被病以來兩府大臣三次詣夷簡家議事及守司徒罷相之後朝廷有旨令商量軍國大事今月二日宰臣章得象以下又詣其家評論西事臣切謂夷簡病時陛下於内中開設道場及賜手詔錫與至多眷注之心當世無比臣謂陛下假人以恩則可假人以禮則不可何哉陛下春秋方盛固宜親決萬機

却令宰臣樞密詣夷簡決事臣恐天下四夷聞之謂陛下如何主也兩府大臣輔陛下而治天下者今乃並笏受事於夷簡之門里巷之人指點竊笑臣恐天下四夷聞之大國乏材而無上下之名分雖陛下特隆恩眷優待老臣正得為君之道而夷簡不能上承陛下之意而無引避推讓之心夫為人臣端居私家屈大臣而自便於理安乎况夷簡謀身忘公養成天下今日之患遂致二邊連搆百姓困竊萬手所指無敢言也上天降鑒祖

宗垂靈輒以病觧而陛下尚令叅決大政皆陛下至今
未之悟也臣切以陛下即位之初夷簡便為叅知政事
其後數年漸至宰相出陳州半年復入又出許州一年
有餘移領魏府召歸作相首尾二十年間不居政府纔
二年有餘耳前後雖有王曾李廸張士遜陳堯佐王隨
等更迭為相而歷年之久無如夷簡也輔政以來所言
之事陛下一皆聽信而施行之出藩未幾還當大政以
病居家兩府問事得主之深無如夷簡輔政既久得主

又深固當敦風教正庶官安百姓鎮四夷今乃不聞功業但為私計豈不負陛下眷遇之意也夫開直言旌讜論者宰相之體也夷簡執政以來屢貶言者凡三四次如曹脩古段少連孔道輔楊偕孫沔范仲淹余靖尹洙歐陽脩等或謫千里或抑數年或緣私恨假託人主威權以逐忠賢以洩已怒殊不念陛下虛受惡名此不忠之大者又使天下之人父教其子兄教其弟咸以直言為諱此乃絶忠讜之嘉謨成本朝之闕政其過一也夫

獎懿行厲廉節宰相之方也古之聖人教人之道先以名節為本若使不好令名則何惡不為何善不毀縱不陷於惡亦不免碌碌因循為闒茸之人也夷簡為性不臧欲人附己見為善介特而自立者皆以好名希求富貴以汚之善人恥此往往退縮以避好名干進之毀是以二十年來人人不肯尚廉隅厲名節淺者因循闒茸深者靡惡不為都無愧恥但能阿附夷簡悉力護之使姦邪不敗浸成此風俗以為習又使天下之人皆以逐

利為智能遠勢為愚鈍此乃廢廉恥之節成奔競之風其過二也夫善則稱君過則稱已宰相之行也夷簡一恩之施皆須出我門下或先露其事使人預知或先抑其事然後與行若不可行者小則歸怨同列大則稱奉聖旨以是阿附者多陰為羽翼使天下之人迷大公之論有朋黨之議其過三也夫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職也臣見數年以來審官院京朝官吏部銓選人樞密院三班院使臣授官之後例皆待闕一年二年以此計之

冗官甚多曾不裁損奇材異績不聞奬拔貪墨昏耄之人曾經免罷責罰及來雪理務施少恵多與收錄使天下貪廉混淆善惡無别其過四也夫富國恤民宰相之事也自關陜兵興以來修完城壘饋運芻粟科配百端悉出州郡内則帑藏空虚外則民力殫竭嗟怨嗷嗷聞於路道不幸有水旱之災其變不可量也葢由不選材能充三司使副使發運使但務取人情用為資歷綴轉運使收至數月即又遷移循環奔走日求升進欲以興

材利寬民力其可得乎其過五也夫懷忠詠逆宰相之略也而邊鄙無事之時臣僚或陳備邊之策或述禦寇之方皆爲虛妄引惹或降差遣或與衝替邊臣因此唯尚姑息是以士卒不練器械不完黠羌窺我強弱輒懷異志夷簡當國之後山外之敗任福已下死者數萬人豐州之戰失地喪師鎮戎之役葛懷敏以下死者又數萬人葢命遣將帥或分或合法制不立上下不和大戰則大敗小戰則小敗使生靈肝血塗染砂磧父子夫婦

存殁寃痛廟堂之上成筭安在其過六也夫暢國威制鄰敵宰相之謀也自西師敗殁之後北敵乗隙遣使入朝輒違先帝之盟妄請關南之地歳增金帛僅二十萬而猶勤兵壓境堅求納字淩脅中國大為恥辱度其禍福譬若疽瘡但未潰耳制敵之術為患日深其過七也夷簡出入中書且二十年不為陛下興利除害苟且姑息以致事事隳壊如此臣謂夷簡若實有智謀執政從来只務固寵不肯施設是不忠也若竭盡智謀區處顛

倒是不材也不材不忠二者當一責尚貪威勢不能力
讓或必闕夷簡乞令政府一兩人至家商議大事足驗
夷簡退而不止之心也臣又見故相王旦執政僅二十
年後以病退只帶宮觀使名不復與聞邦政故事甚明
其夷簡伏乞朝廷特罷商量軍國大事庶使兩府大臣
專當責任無所推避陛下於夷簡正君臣之分存終始
之恩伏乞陛下斷而行之以全國體取進止

乞罷王舉正用范仲淹

臣伏以當今之務至要至切者莫若擇執政之臣執政之臣苟容不材欲百職修舉者無有也切見叅知政事王舉正材能寂下久忝大用柔懦緘默無補於時天下之人指目羌虜為患兵戈未寧生民窮困國賦貧慼陛下豈不念祖宗社稷之重國家安危之計而令舉正碌碌備員自陛下擢用韓琦范仲淹以來人人日期大任韓琦仲淹見已到闕若以處置邊事韓琦足以當之乞移仲淹叅知政事其舉正伏乞退罷以叶公議

再論王舉正

右臣近論述叅知政事王舉正柔懦緘默無補於時特乞罷退樞密副使范仲淹才名德望素著於人乞叅知政事或者以謂若用仲淹叅知政事却令舉正復入樞密府朝廷大臣不失進退之體臣切謂舉正軟懦無能豈可却令入樞府雖中書總天下之事重於樞密院專講兵謀豈可用不才之人也臣聞人主之御羣臣稱職者用之不職者去之舉正預政以来有何建明著於

時論儻不以罪斥而以恩罷其為幸也大矣伏惟陛下
天資仁厚不忍失一大臣之意奈何羌虜皆横生民已
困兵戈未寧水旱不節嗷嗷四海思望休息急於用才
之日陛下雖欲存小惠宰相雖欲芘同列豈不誤國家
大計乎伏望陛下發乾剛出聖斷退舉正用仲淹以荅
天下之望臣為諫官論列大臣先當議其才與不才若
舉正過惡未欲盡言願朝廷早以禮去之無令醜迹暴
揚於事為便

論李淑梁適姦邪

臣伏見李淑罷開封府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諫官已有論列李淑行迹姦邪醜惡不宜在天子左右皆陛下素所知者而天下之人未知朝廷如何處之臣聞至聖之主至治之世邪人不能為患猶必去之舜有功二十登八元八凱去四凶也以舜之明雖有四凶在朝豈能害舜之治然必去之者不可使邪人在側使天下之人皆曰為行如此猶在天子之側誰肯修身潔行以為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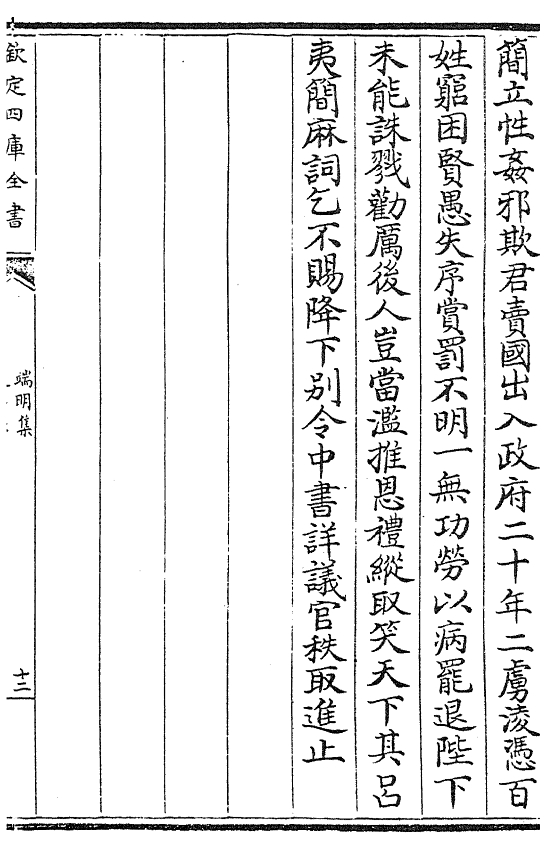
良以此知邪人雖不為害猶以當去之況能為害乎自
古帝王非不能知邪人不去終為大患然有因循不去
者亦有以也一曰不明雖知心之惡邪人而不能辨邪
人之謂也二曰不忍邪人善為巧佞君雖知之而不忍
去之之謂也今李淑姦邪朋附有尸鬼之名聞於天下
伏況陛下智照明了之纖毫盡見淑之為行無不諳悉
非不辨邪人也臣每進對之時陛下嘗謂臣曰姦邪去
則朝廷之福以此定之又非陛下樂聞巧佞之言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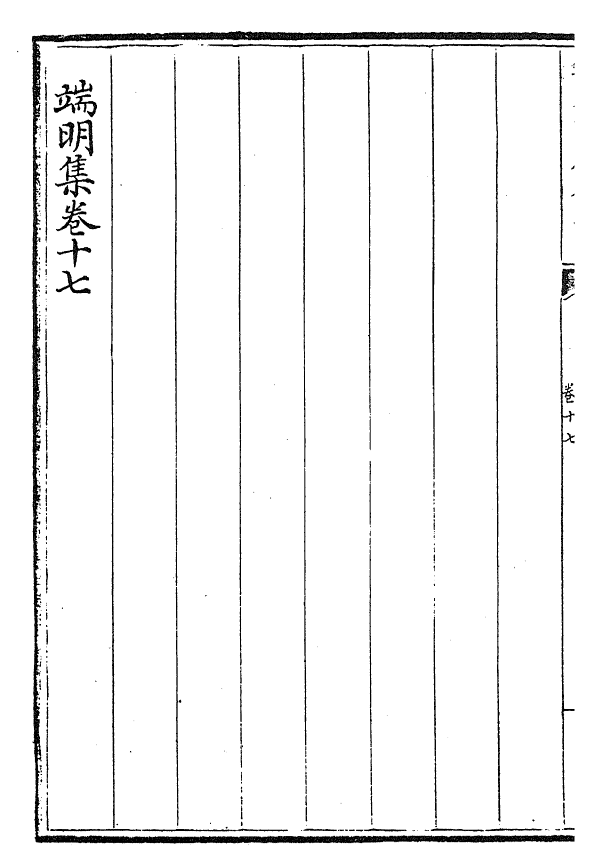
忍去之也所以不去者必以無實罪故也臣請論之有實功有實罪而賞罰不疑也有司奉行者無實功而賞無實罪而誅唯聖人自能別之有實功而賞者戰獲多少財利豐寡是也有實罪而罰者殺人受贓之類是也無實功而賞者節行是也無實罪而罰者姦邪是也是故聖人之議賞罰也賞節行在實功之先罰姦邪在實罪之上故舜登八元八凱去四凶而曰大功非聖人不能為之臣力詆姦邪世人以臣不思後患為臣寒心笑

臣愚魯臣自知甚明苟利國家豈顧後患哉臣不愛身惟憂朝廷不即施行耳姦邪不去正人退縮此正可痛心也李淑梁適皆有實罪如臣輩所謂者只乞與外郡有何難行若大臣者有專權之嫌有後患之畏不敢明言去之陛下何所憚而不為願陛下為社稷為生靈留意幸甚取進止

乞降呂夷簡致仕官秩

臣切聞司徒呂夷簡致仕朝廷除大尉者臣切以呂夷


簡立性姦邪欺君賣國出入政府二十年二虜淩慿百
姓竆困賢愚失序賞罰不明一無功勞以病罷退陛下
未能誅戮勸厲後人豈當濫推恩禮縱取笑天下其呂
夷簡麻詞乞不賜降下别令中書詳議官秩取進止



端明集卷十七

端明集卷十八

宋 蔡襄 撰

奏議

乞罷晏殊宰相

臣等竊以宰相之職代天工斷國論鎮撫夷夏表則官師非有經綸之才廉正之德而居之者是謂失其所任然當中外多事之時苟能盡心竭力以濟公家之急縱有不逮人或恕之而敢不恤物議務營私產與細民爭

利推其為心豈可相天子而率百僚也臣竊見宰臣晏殊自登樞府及為宰相首尾數年不聞奇謀異畧以了國事唯務私家營置資産見於蔡河岸上託借名目射占官地蓋屋僦賃以宣借兵匠外多占外州軍人日夕苦役怨讟之言聞於道路臣等謂今年以來災孽相仍盜賊繼作内有百萬驕冗之卒而不能更其法下有億兆愁苦之人而不能寛其力盜賊屢動延及嶺南虜使交來事緒未已河決於北地兵叛於邊城觀此事勢大

臣之責其過均矣然晏殊當此憂危之時恬然自安竊圖小利此於大臣中尤見其所為之謬也臣等聞唐高宗朝中書令褚遂良賤買中書譯語官地為御史彈奏貶同州刺史又聞太平興國中宰相宋謀與宣徽使張遜錫互請官中邸第太宗皇帝鄙其不識廉恥宗謀以本官罷免二人當朝廷無事於官司有所營取尚行貶降今日中外人心憂危殊為輔相既不能了得大計又占射官地役苦軍人日趣數十錢之資情狀如此豈可

尚容於廟堂也伏惟陛下以祖宗社稷之大天下生靈之重久付已為失任加之營私忘公無所愧畏臣等伏乞陛下特出英斷罷免晏殊別求賢才以救時弊取進止

乞責降馮承用

右臣伏見勾當御藥承用為御史臺彈奏受作坊副使勾當北園者臣竊以承用小人憑威恃勢久招物論致有抨彈固宜竄逐以示勸戒今乃優與使名兼管園囿

是以罪責而遷官任使與無罪同何以示朝廷賞罰至公之道兼恐依舊出入宮禁事體不便伏乞聖旨特降於近下官資向外監當庶協公議取進止

再論馮承用王守琪

右臣今月初一日伏為入内供奉官勾當御藥院馮承用轉西京作坊副使勾當北園臣為承用倚威恃勢久招物論乞降近下官資向外監當至今承用尚在京師且承用既以事責卻自入内宮供奉官轉一資何以明

勸戒之道臣竊聞馮承用曾受供備庫使知磁州王守琪青馬一匹郤安排侍御郭氏嫁與守琪為妻且郭氏在内中執侍之人雖得出適承用出入宫禁豈可受守琪之馬後以郭氏嫁與為妻守琪陛下之廷臣豈可交結承用敢娶郭氏瀆紊彛章中外傳聞虧損國體其王守琪馮承用各無恭畏之禮罪當誅戮乞送馮承用王守琪下御史臺根勘因依以正刑典臣備位諫官度事之有所損益者乃敢論列期於必行今承用未寘刑書臣

不得默默而已也

乞罷陳執中參政

臣伏聞制命以陳執中參知政事雖衆議喧然咸謂不當臣慮傳聞未審未敢指名奏論尋於今月二十六日夜蔡某向入劄子稍緩其命容臣等上殿奏論次日不蒙指揮是陛下以所命得人不容論列臣致均間聖意以執中建皇儲之議以為有功故復大任也臣見前代以来人臣建皇儲之議者誠為難事或因後宫爭寵次

序未分或由皇子衆多材德相遠人臣逢此時建大策力排羣議者誠為有功也真宗皇帝獨有陛下一子天下之心固自系望皇儲之立非陛下而誰但以幼年未行册命又豈待人臣建言而後定也執中於當年上言正是窺先帝之意自圖富貴又豈為功邪伏况陛下寵遇執中擢居樞府西事之始處置乖方如要排墻殺元昊使人又明降宣命令邊臣入界打虜致得元昊来攻延州覆軍殺將為國大恥皆執中之過也兼執中賦性

强狠不容同列商議遂致如此敗事陛下明其有過尋已升去及任陜西又以無功而罷自專州責務嚴刻闕科斂一向殘暴此固衆人共傳也才性如此豈可置之廟堂况今天下多事生民困苦天地災異中外憂惶正要任用才能之時陛下但以執中曾有建儲之言不念强狠害事任之政府此乃牽私之意安可副天下之望臣伏乞陛下追罷執中前命别用才能如以臣言為非乞行竄逐

乞罷吕公綽糾察在京刑獄

臣竊見吕公綽先任三司判官後因父夷簡在中書避嫌不就省職遂同判太常寺太常寺舊無同判之名為公綽特置名目近聞本寺失去編鐘四百有餘為寺中執役之人盜賣公綽主判理合坐罪却差糾察在京刑獄臣切見宗正寺曾因失物主判趙良規坐罪出補外任況兹樂器人主郊天祀廟會朝崇禮之器豈容竊去而主判之官並不問罪又遷升糾察刑獄之任顯是公

綽明知本寺失鍾事重輒求解罷要作去官若以前因
避嫌自夷簡罷相公綽却合入三司判官若以在館歲
月頗深見在資歷深如公綽者不少近曾因父罷相賜
紫又授修撰為臣寮論列尋已罷去今轉更僥求足驗
全無廉耻其呂公綽失鍾之罪伏乞朝廷推至公之典
劾正其罪依趙良規例施行所有糾察在京刑獄勑書
伏乞追寢

再論呂公綽

右臣近為呂公綽同判太常寺失去樂鍾至多並不問
罪却除糾察在京刑獄臣伏劾正其罪依趙良規例施
行所有糾察勑書亦乞追寢未嘗朝廷施行臣待罪諫
官所言悉皆公論如呂公綽其父夷簡執政之日公綽
倚勢賣權欲施一恩則預作因緣欲行一事則先露風
旨若以外人所議直是貨賂交通為宰相之子而暗擅
威福之名著貪惏之迹為陛下之臣豈復有恭畏之心
乎操履若斯豈臣過論况夷簡作相日久舊恩徧滿朝

中或欲屈法以茈公綽之愆或欲遷官以酬夷簡之恵伏惟陛下持大公之柄宰天下之平示公綽均於百官何以恣其僥倖若朝廷以公綽失鍾之罪為輕其糾察在京刑獄之任即與追寢别與閑慢差遣若公綽不合陳論乞加妄言之罪使天下知是非有歸不可空已也

乞罷魏兼館職

臣風聞前淮南轉運使魏兼先自兩浙安撫回来以有旨候令任滿之日與直史館者臣竊見前来遣安撫使

諸路巡察惟魏兼最為狼籍是時杭越蘇秀等州旱澇連年疫癘相屬富者疾疫貧者流亡哭聲載道餓殍横路魏兼專銜恩命往布德音不能悉心區畫以副陛下焦勞之念輒敢恣情宴樂以斂百姓財物至蘇州留止三日窮徹晝夜歌樂娱遊本州晝驅饑民藏於祠廟三日拘束飲食無得殍死甚多隔年論旱詞狀一程至吳江方得收覽諸州望風悉遣妓樂隔州迎候睦州送至桐廬至有樂人溺死蘇州民謡刋板傳誦臣畧得兩句云

繞梁歌妓唱動地饑民哭杭州剌安撫夜飲圖賣於都市醜聲惡語傳於道路緣魏兼與宰臣章得象晏殊並是親戚當時無人疏兼罪狀請加誅以謝吳人不惟茍免過尤仍有館職之命伏以賞罰之柄國之大經今無功而行賞已可痛心况以罪而加賞乎上下蔽蒙紀綱隳壞靡不由此其魏兼上無畏法之心下無恤民之意縱有任使焉肯盡忠所有館職之命伏乞寢罷或降與小郡以厲後人

乞責罰醫官

臣竊見近寶和光公主及公主相繼夭殤供藥醫官已

聞下開封府取勘者臣切知豫王鄂王薨時醫官亦是

取勘只降一兩官未旬月間尋得牽復切慮今来亦只

似此行遣久遠不便況近来小兒醫官不一二年超升

官資賞賜無數奏薦異姓恩澤過於兩制臣僚賤者立

貴貧者立富若以生死有命藥餌難工自来所醫疾病

盡是當痊愈此等何故濫受恩賞悠為僥倖若以從来

痊愈因藥合受恩賞今日所醫無驗自當伏就刑罰臣竊聞先朝周王薨其時醫官李某杖配廣南陛下一二年間皇子皇女繼亡六人盡在此輩數人之手兼臣聞醫官各是臨病互相推托不肯及時下藥以致病深雖有良醫無由措手其罪至重比於李某合更加刑其術至謬求之今人不為難得伏望陛下念祖宗社稷之重特因此時深行刑罰庶使後人知懼藥餌盡心實為久遠保育皇嗣之計

乞商税院不用贓吏

右臣伏見在京倉場庫務有係舉官監當去處近年多是大臣之家陳乞子弟監當就便勾當家務臣竊以外州軍場務錢數三萬貫以上及茶鹽轉般倉等並是舉官監當蓋朝廷以官物出入必在擇人今京師倉場庫務受納天下所輸之物招来四方商賈之資計利最多號為繁重却陳乞監臨未為便允臣非謂大臣子弟例皆不肖蓋守官者憑恃勢要不肯盡心監司者護惜顔

情不能糾舉不如泊場布庫在藏庫等處侵欺盜竊相

繼敗露其餘損壞官物不可勝數今陛下或無名費及

千緡有司必以為不可至於監當損壞官物監當萬計

因循不問大可怪也竊見李壽明監商稅院為無名收

稅非理勾追市肆之間號為騷擾三司不時糾舉却止

出牓曉示本家懼見彰露乞降除近郡通判既有見闕

三司依例舉官朝廷却除陳執禮監當臣竊聞陳執禮

先曾犯贓追停今來為王欽若家先曾陳乞便與填闕

況都商稅京師商賈出入所收謂利萬數不少贓汙之吏豈堪其任臣乞下三司詳定若干倉場庫務合係舉官監當所舉之官並委三司舉曾歷外任無贓汙之人更不在臣寮陳乞之限若一任内有犯入已贓乞坐所舉之人並與同罪施行所貴局務得人不至枉壞官物其陳執禮亦乞別與差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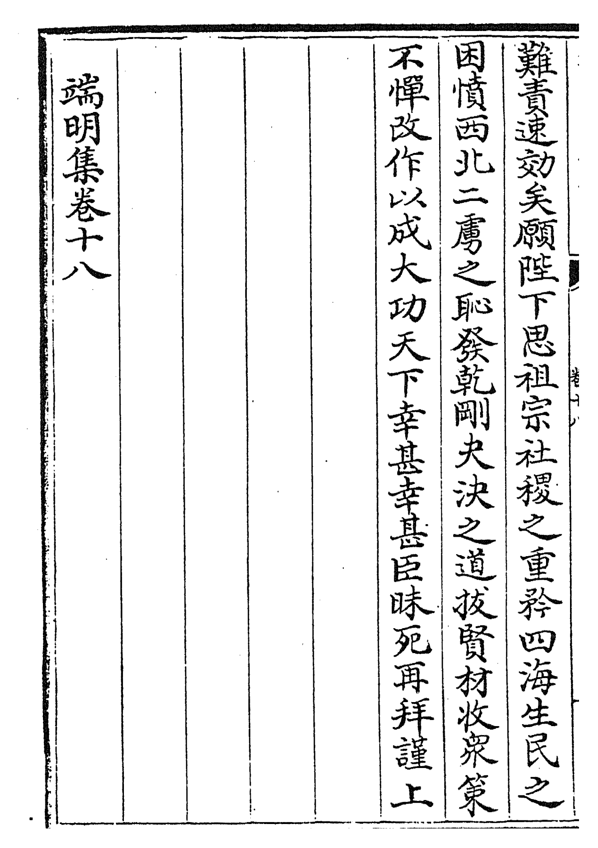
乞用韓琦范仲淹

臣伏見去年以來陛下拔任諫官都下翕然稱慶又數

日罷夏竦樞密使用韓琦范仲淹作樞密副使制命一出士大夫賀於朝庶人喜於路至有飲酒叫號以為樂者謂陛下去邪任忠可刻日以觀太平矣臣聞易泰之彖詞曰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之彖詞曰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然則君子進則天下泰小人進則天下否陛下退一邪臣進一賢人而舉國歡欣者豈以一邪一賢獨能關天下利害乎蓋以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而衆賢並進而天下不

泰者無有也雖然臣竊憂之頃年莊獻明肅太后初棄六宮陛下親臨庶政一日出令邪臣沮氣天下觀聽灑然快意期於一變以臻大治自後數年方内無事左右之臣易於襲常而恬於苟安陛下憂勤之心且亦少懈已而西羌背違舉兵寇邊遣將興師屢戰屢敗餽運賦斂百姓困窮北敵乘勢窺我彊弱遣使求地京師震駭幸而增賂以得暫息四海嗷嗷日憂一日以將來之患當何如也然猶惜忠賢之士而屬望焉幸而進用庶其叶力而大有為以解

焦勞之急陛下奮發剛斷博采物論拔而任之人人歡欣而臣獨竊憂者誠恐進用之後或有讒間或拘舊例使之不盡所長而去則天下必有遺材之恨所損不細矣當今天下之病臣請譬諸病者其安時調養適宜固不病矣病在皮膚醫者能早去之病且安矣此二者皆已不及而病在支體若得良醫之時陛下又選任良醫儻信任不疑聽其施設非徒愈病又致民於壽若於此時使良醫不得盡其術則天下之病深雖有和扁之砭


難責速効矣願陛下思祖宗社稷之重矜四海生民之
困憤西北二虜之恥發乾剛夬決之道拔賢材收衆策
不憚改作以成大功天下幸甚幸甚臣昧死再拜謹上

端明集卷十八

端明集卷十九

宋 蔡襄 撰

奏議

論趙元昊狂僭之計

趙元昊棄其祖父盟約妄為狂狡僭稱大號不臣之迹彰著朝廷大增邊備議者皆謂元昊遣人入朝不從其所請必寇邊郡以肆狂心臣切謂不然戎狄之心見利則動若元昊欲寇邊當去年未備之時舉衆而來勢或

難禦於其時尚不入寇今乃先自狂悖待我邊之皆有禦然後入寇或有何利臣切料元昊本無寇邊之心但張聲勢欲求中國歲與貨財耳

論地形勝負

論者或以西虜之俗善騎射習戰鬬以為非北虜之比臣切謂過也大凡騎軍利平地步卒利險隘得地形之利者勝勢常多趙魏之地千里無關塞之險虜善騎射故勝勢多在彼也今西邊之地自鄜延環慶涇原沿邊

三路皆是山險要塞之處此乃步卒之地非騎軍之利若以其俗善騎射樂戰鬬則不減契丹若論步騎之利則地勢異矣故勝勢常在我也

論虜騎強弱

臣聞景德中契丹大舉攻瀛州經二十日不破而其衆死傷者數萬人南畧趙魏之境所攻下者唯通利德清兩軍而已以契丹之强舉國而来又趙魏之地無險隘之阻尚不能必取中國州郡況趙元昊以數郡之卒入

險隘之地頓於堅城之下豈能必勝哉故元昊當無備之時不敢伺隙而来但遣使人妄設尊名以撼朝廷之心幸朝廷怯其勢而聽其請此乃元昊狡心能計利害之深者也為國家計者當知其不足懼但深察情偽審於處置則狡謀自破矣

料元昊擾邊境

或問元昊既無来寇之心今者遣使人入朝不得如其所請元昊之計其將安出臣切謂趙元昊必自度邊塞

險固難於進攻若大舉甲兵既亡敗衂則窮蹙之勢日見坐為中國擒也但必時以輕騎偏軍往來邊地鈔畧蕃部若此不已是中國邊郡之兵不可一日罷去年歲之間歲月之久運芻粟完城寨關中勢當疲擾此虜常佚而我常勞利害可明也臣故謂今來必不大舉兵用偏師鈔擾邊境者此也

乞通和之後早計費用

自趙元昊狂悖以來朝廷日日發關東兵馬以為邊郡

守備然沿邊州軍自来只約見在人馬芻粟為一二歲計今者增兵與馬比舊必多數倍至於餽運芻粟轉輦兵甲修葺城塞燕犒給賜之費日以益廣若終一歲而計之其費用之物大率必倍多於每歲既邊兵未有罷期則其費愈多臣恐年歲之後必有議者建白請賜元昊金帛與之通和者臣謂此謀非國家長久之計也若元昊削去尊號臣禮如舊朝廷但赦其罪亦不當大與金帛與之金帛是為狂悖而得之況元昊豈肯削去稱

號何名而賜之金帛與之通和哉國家遺北人其費不少若更與西虜通和使北人窺中國之強弱而啓其狡心非細事也臣謂朝廷將來罷通和之議莫若早計度減損費用之物茍費用不減於舊日則何以持久而制狂虜也

論減費用

臣切見正月以來發兵馬赴沿邊州郡皆全軍而往未嘗精擇夫全軍而往必有老者武藝不精者此等兵卒

皆不可用又邊郡之地多處山險而軍中之馬有老病
瘦瘠不堪驅逐者亦隨軍而往若有戰鬬亦不可用也
況沿邊如鄜延等山路阻險饋運雖今日中糴糧草皆
是本處居民積聚之餘若一歲之後必須外州輦運苟
非擔負不可得至是以不可用之軍馬坐費難致之芻
粟臣欲乞令邊郡帥臣於已至兵馬中選武藝精者及
馬之强者留之其兵卒老弱者武藝不精者及馬之老
病瘦瘠不堪驅逐者皆遣至近裏州軍或罷歸之所費

便於供給夫兵精馬强以戰則力倍自然臨邊之郡糧儲可節也

乞置鄉兵

或曰練兵擇馬誠省邊郡之糧饋其足以持久乎曰若欲為持久計者莫若增置鄉兵有唐之制天下州郡募百姓為府兵府不過一千二百人外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而籍名於官不離其鄉里農隙教習武藝其餘時則居家有警急則集而守備今若置之不費國家之

用足為天下根本矣臣切謂關中今若召募一年之間可致五十萬人一年教習足以守備則關中之勢已強矣或曰今募鄉兵則關中騷動如何曰府兵不黥其面又立名目若折衝果毅之類與兵卒不同擇其鄉里豪武者為總領秉農閒則教習有警急則守城不離其居不妨其業則百姓為之何所苦也若然必有置之術頃年靈武困兵陝西般運糧草最為勞敝至今老人耳目相接往往皆能言之若先下陝西計度轉運糧草往邊

次下募兵之制應家充鄉兵特免轉般如是應募者衆矣或曰兵散在野則如何曰開元之前不聞府兵為亂者蓋其勢分犬牙相持雖久不為患矣臣今畧陳其大槩國家儻行之乞下臣詳議條目

乞擇涇原邠寧兩路帥臣

臣切見唐太宗德宗朝吐蕃屢侵邊境是時帝在長安勢大力衆大臣如郭子儀李抱玉渾瑊繼總大兵已鎮近畿猶命馬璘李元諒守涇州張獻甫楊朝晟守邠

州鄜玭守渭州分扞虜勢是邠涇兩路自古為西虜之扼而長安之所恃以為屏蔽也今之事勢與唐不侔而涇原邠寧朝廷命帥雖以永興延州二帥遥領西路安撫之名萬一邊郡有警豈能遥制事機應變以破虜乎臣請邠涇二路當擇帥臣使其勢若鄜延環慶之重勵兵訓卒待虜之至而破之此制勝之術也

乞立邊帥等威

臣聞主兵者權不分則威立威立則令行令行欲上下

順從無敢違悖乃可使之赴敵也唐肅宗遣郭子儀李光弼率九節度之兵討安慶緒但魚朝恩為監軍而不置統帥兵權不一議謀不同故無成功也臣切見沿邊都部署鈐轄都監等官品雖有高下其實無所統至於論議兵事各出意見主將不得自決此權分而將不重將不重則令不行也又見帥臣所統之官若廵檢寨主等請見主帥率用賔客之禮豈有軍中而無等級也臣欲乞自鈐轄而上於主帥皆當用參佐缺於主帥合

缺　乞依附階級條立新制所貴兵權一將威立然後
可以制敵也

論不利攻戰

或曰前所陳沿邊地形之勢勝在我其利出攻乎曰出
攻未見其利也何則我雖有地形之勝而西虜之地亦
多險隘是皆地有利但為客者敗多而為主者勝多耳
今若興兵出攻且西虜地無水草又飛芻輓粟崎嶇山
谷虜必深遁遠去我若進攻虜必遣兵依險設伏絕我

糧道進則不得攻止則糧不給退則必有掩襲之兵此出攻其利少也或曰既不可出攻又不可通和但增兵守邊繁費轉多虜何時可破乎曰若邊郡帥臣能設計謀誘之使其來侵而敗之然後元昊可得而制也此最為上策

論契丹遣使之意

契丹舉兵征元昊以助中國仍責以刼畧之罪或曰二方互相疑貳勢不兩雄必有釁隙臣謂契丹與元昊久

矣親好元昊為中國邊患若與契丹結隙則腹背受敵元昊黠賊豈有如此失策假使契丹凌辱百端元昊亦畢屈而就之必無目下結隙之理契丹今日之謀主於自邊通和之功耳

論絶元昊通和其終亦戰

契丹既請中國與元昊絶和既而必以元昊歸順又請中國與元昊通和度中國必不能拒之既和之後缺

馬皆當鴈門之北頓而不解遣使一賀如何缺遺金

帛則曰犒軍之資也或求歲與之或請闕　朝廷何以給之既非言詞理道可論是非直以兵勢相臨必戰而後已臣謂從契丹之請亦戰不從亦戰

乞拒契丹之請

契丹今以兵助中國討元昊偽為善意朝廷若不從其請契丹必以為詞又駐兵雲州正當鴈門之路或便盟好即為邊患河東河北必為大備或曰契丹今在雲中只是帳下兵馬不曾點集他部非必大舉臣謂元衡歸

既得此事端傳檄而起不踰月而大合豈得不為患哉

患在目前若拒契丹則當速為備

乞拒元昊之和

元昊非久必有使來若更有所求可因而絶之若無所

求奉正朔正名分貢方物相續而至朝廷以何事拒之

若以契丹之故而拒之相次又以契丹之故招與之和

元昊中國之言足為信今既絶和元昊必以重兵宿麟

府之間既防契丹又窺河東以輕兵出陝西沿邊州郡

朝廷不敢輕移陜西兵馬河東一路不增兵則不可以守增兵則糧運難繼不戰已困況乘時觀隙奔突難防非細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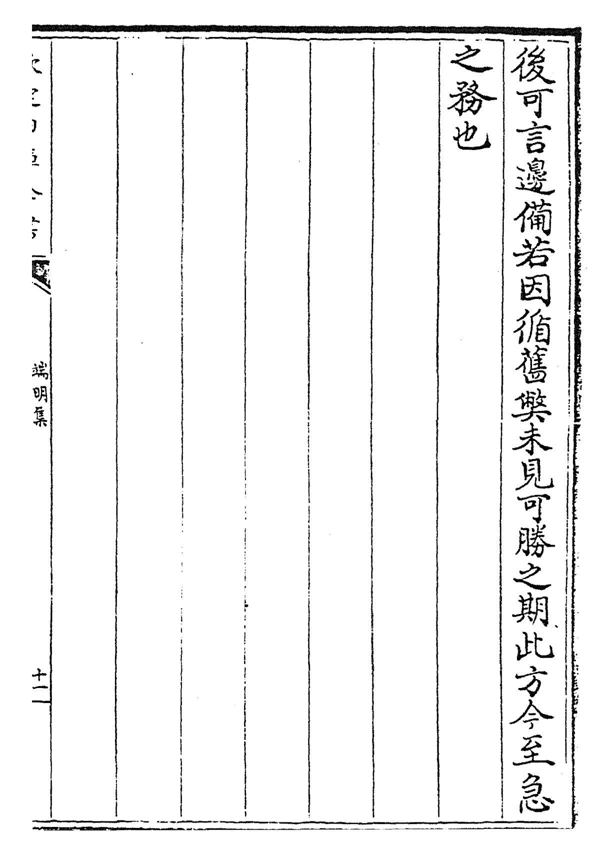
論拒二方皆為邊患

或曰今拒二方皆為邊患何以處之臣謂校輕重之勢執理道之直者行之然沿邊兵須備然契丹一舉我軍未能決勝則人心揺動中國之勢十去五六況元昊之和未決契丹以兵脅之二方通謀元昊當陜西契丹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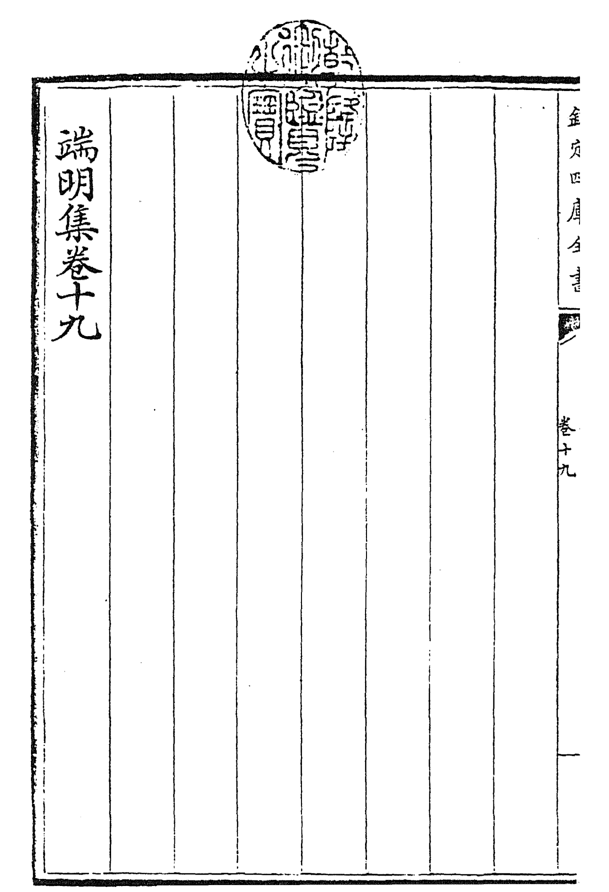
河北合兵而出河東則中國所備者衆而兵勢分此天下至危之勢也

乞大為邊備之要

或曰契丹事宜如此朝廷應添兵副擇將可以禦之臣謂不然不去其弊不求其要兵多益分危事也臣所謂求其要者一曰變軍法二曰委兵柄於必戰之人三曰擇偏裨於行陣四曰去無用之兵五曰分守兵與應兵為首尾救援之勢六曰擇要害郡縣之官六者既修然



後可言邊備若因循舊弊未見可勝之期此方今至急之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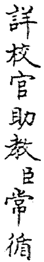


端明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端明集卷二十至二十二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端明集卷二十

宋 蔡襄 撰

奏議

論契丹事宜

遣耶律元衡奉書為元昊不通和及曽缺 舉兵馬出征元昊及請朝廷不與元昊通缺 元昊悖叛以来失於處置數敗威靈消缺 臣之謀屈金帛之遺而議通和苟求目缺 食將来之患其失一也我與元昊

通和自缺　却令契丹與謀使之主張輕重之權坐缺

其失二也既令契丹與謀或聞當時許之事缺　傳

謝及元昊歸款之日契丹適缺　意致令生疑復為變

詐其失三也缺　救今元昊議和將有期矣契丹缺

自以舉兵問罪元昊且助中國駐留雲州以觀事勢臣

切謂若從契丹之請必絶元昊則為邊患若從元昊之

和而拒契丹則執以為名二者必處一焉拒契丹之與

拒元昊要其終一於戰而已矣計歲月之遲速耳勢

必交兵莫若速為邊備臣見前來契丹壓境增二十萬
物人皆謂大臣嘗膽必能為朝廷刷去大恥至今二年
一切如舊不聞有邊備之計或事至蒼黃添兵擇將多
不堪用豈若備之有素也前之弛慢尚可苟安歲月今
禍患已成中國之辱至極矣生民之力至竆矣然彼志
方驕假如廟堂之謀月增厚幣日貢卑詞其勢不已若
不早為邊備一旦兵興天下之勢大危矣陛下以宗祖
至大之基四海完全之勢甘其屈弱聽其操縱豈不痛

心臣推其事端蓋由朝廷威令不行無人肯為陛下横身當事若朝廷威令必行人各効力轉危為安反弱為强不為難也自元衡之来兩府祕密安危大計臣不得知今於傳聞復採衆論條列事宜如左

論契丹邀功

或曰契丹既欲邀功理當趣和今乃請朝廷不與元昊通和何也臣聞每有朝廷使者在彼契丹多出元昊之書以示之然以功不顯著旣和之後中國之償我者必

輕又元昊必自恃已力能與中國通和不以契丹為重故契丹以兵脅我之絶而示元昊又以兵制元昊之和以示我左右持之而自收其功足為威武之勢臣謂今雖請與元昊絶和朝廷若從之非久必遣使請與元昊通和

言河北帥臣

臣伏見數年以來北敵覷我事勢恣負固凌脅之驕廟堂失於計謀抱屈意依隨之辱然契丹貫盈自任當極

盛必衰之期若朝廷處置得宜有反弱為强之勢方今敵衆於雲州點集河北繫天下安危深思作備之方盡在得人而已臣切見河北鎮定都部置李昭亮鎮州張存雄州王德基澶州李昭述等或居要郡或總重兵假使智能未盡足壓服乎人猶恐計慮或見輕於敵而況指數名姓知委任非人尚令列在邊防得不取笑敵人李昭亮張存李昭述王德基乞速行差替朝廷若以皆無顯過不欲非時改移是惜數人之顏情不顧生民

之禍患若以無人可使延日苟安侍從文武之班同國家休戚之計度才委任必濟艱危伏望聖慈決於睿斷

論楊偕請與西賊通和

右臣等切聞楊偕曾有章疏西賊事疏中引用漢呂太后遭匈奴侮慢以遜辭荅之事伏以國家方舉大兵討蕃臣叛極者而偕乃引前世女主遭夷狄欺侮之事以比聖朝意欲陛下遜辭苟稱臣於突厥且唐高祖本是隋臣初來乘亂乃是隋室叛臣當其困時尚有屈從之

事以就權宜其後竟雪大恥今陛下承祖宗之業富有四海豈可引唐室初起權宜之主為比哉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為陛下臣者見羌戎悖慢陛下憂勤必須痛憤為大耻辱楊偕身充侍從之列不思遠久之利引前世天子稱臣於夷狄之事將客西鄙不臣之人如偕所論非所宜言其在古法即當誅戮伏惟陛下天資仁恕恐未即行然楊偕執論昏謬不宜處侍從之列或惑亂朝廷伏乞除外郡以戒妄言之輩

乞不與西賊通和

臣切聞元昊遣使請和朝廷命邵良佐報問見遣六十人到門臣切以元昊叛逆以来大舉則大勝小入則小得都無困敗之事何故請和或曰絶互市而困耳臣謂雖絶互市於土俗非有衣食饑寒之急豈肯卑屈而請和乎此必不然也或曰欲專圖唃厮囉畏我乘其後日欲通和以濟其事臣謂元昊頃曽出擊唃厮囉兮瞎氊孤軍深入旁邊諸郡未有一將出一騎以躡其虗者後

雖專攻唃厮囉邊郡安能度其進退乎然唃厮囉亦元昊腹心之疾勢不兩雄意欲圖之必矣而我沿邊甲兵三四十萬豈敢全然無虞此欲通和以濟其事亦狡謀之一端也或曰為北朝而請和臣謂元昊素與契丹通謀推彼中主張其事元昊時且自屈以脩好為名事已之後北朝來賀是中國弭兵之事全因北朝之功何以酬之或要割地或要重賂我既酬之元昊别求隙端舉兵擾邊況元昊父三二十年盟好一旦棄之今縱與盟

安能久乎元昊天資好兵未嘗敗屻豈肯退縮而久處乎此必通契丹之謀成彼國之事又以自便也然元昊請和歲得金帛有益而無害朝廷雖推恩信以待之然元昊狂狡其計難測若邊郡抽減兵馬入近裏州軍以寬饋運之力賊或非時忽有奔突則邊郡之患重於屯田之時若不抽減兵馬饋運如故却添歲與之物不減關中之費此無益於事明矣不惟無益於事又有深害今既通和邊郡自然懈弛朝廷務為鎮靜禦寇之備練卒

之勤必不能如舊日也或曰和而益備何患乎臣謂用兵之日常虞寇至將卒訓練未能精銳以之應副猶有遲緩通和之後其勢自然懈怠一日元昊背盟其禍難救此所以為深害也臣切料朝廷欲從元昊之請者其說有三焉一曰關中百姓苦勞已久日望休息聞元昊請和而朝廷拒之必怨而離心也二曰若朝廷拒之元昊得以為詞以卑屈而請和不見信納必將大舉以圖我又適以招戎人之怒也三曰北朝自攬通和之事以

為已功若不成就是拂強敵之情恐生怨隙加之邊帥懲往前之敗且務伏兵廟堂若戰伐之謀幸其無事所以孜孜急於講和臣切謂或名分不正不可從也元昊稱臣舉貢雖知其無益見其狡心或存大體而許之飭主兵之臣戒備嚴謹未為近患或未肯稱臣更有他號或陳兵境上遥為制脅如此之事寧可血戰而死守不可少屈而聽從事也且元昊既不稱臣於我而稱臣於契丹或彼國遣使來問元昊臣我而不臣中國中國與

元昊敵矣别求名分不知此時以何辭答之此臣所謂寧血戰死守不可從也臣不知卲良佐得何要約而然但聞遣使甚衆又慮供具過厚事體漸大望陛下令大臣先議深思本末勿務汲汲通和若虧損名分不惟後萬萬年作大耻辱即生契丹之計便為今日之患不可不重也

乞不聽議者許西賊不臣事

臣伏見元昊遣人乞和名分不正須索過多必朝廷深

究事體已有定議然臣切慮有昏謬之人請損名分且與和好務從權變以寛民力此實苟且之論非長久之策也今邊兵久戍饋運繁數誰不欲通和以就休息柰何名分不正須索過多便生北虜之心立見危亡之患非特執一端之說與羌戎爭氣而已伏望陛下深思熟慮拒絶小人之言主持天下之計大凡百事處置失錯從可更改若此事一失更無可救之理欲絶後患莫若斷之在前區區愚情不勝披瀝肝膽之至

乞不許西賊稱吾祖

臣伏見元昊使人乞和之事朝廷以其所請過多而又不稱臣未見成議臣切謂雖得元昊稱臣猶未見可從者初元昊以瓦卒之號自通中國及邵良佐使賊以還元昊欲稱男為號吾祖者蓋先時瓦卒之名知中國已許其稱呼即譯為吾祖足見羌戎悖慢之意也吾祖猶言我宗也今縱使不肯稱臣而上書於朝廷自稱曰吾祖朝廷賜之詔書亦曰吾祖是何等語耶說者或曰得

其稱臣正吾缺　吾祖於詔書為無害是明知侵侮之端而自為屈辱之事臣切料議者欲降損事體屑就羌夷者不過曰將帥不才也士卒畏懦也民力困窮也國帑空虚也方今天下之廣士民之衆基業完具但處置未得其方因循不究其弊必大有為然後振起豈得便為無可究治之理去年北朝以隣國制脅已俛首而受辱今年元昊以叛臣而悖慢又欲俛首而從之嗟乎中國之臣何為甘心受此屈辱將帥不才非天下全無將

帥之才但求之未得也士卒畏懦自古無不可用之兵顧未有能用之之人耳知民力窮困當求其所以寬之之術知國將空虛當究其所以節之之理不可為此數事便屈從其議臣非敢故持高論所以惜者恐無益於事虛損國體為大耻辱不敢不論伏惟陛下裁亮

請納元昊使人

右臣等伏見北朝請絶西人使纔去而西人納款之信已來從北人則畏西人納西人則畏北人不審廟堂之

上何以為謀自元昊寇邊以來國家有累敗之羞而無一戰之勝復忍恥屈體以金帛買和又不能自為而假手黠虜當北人對梁適遣耶律佯使元昊之時中國今日之患已萌矣而中國有可悔之理而大臣執不悟之迷事至於今勢何可已使北人晏然不動侯和而邀功故已為吾大患二方詐謀一來納款一請絕和而使中國絕和莫知所從亦足為患二方實有釁而相攻使中國納西則為北心顧北則失西好亦足為患然等為受

患宜擇其輕何謂擇輕速納西人是也今料二方者不過宜疑其實有隙與實無隙耳且俟我和西而責報是其本志今和垂就而反請我絕之其意何在豈非彼衒其強自示能指麾中國謂和必由我不和亦由我欲使元昊必信中國和與不和皆由之故託有隙之名而遣絕和之使苟中國遂從其請則元昊不得不信中國動止由於彼也是北人一與西賊為有隙之名使元昊遂信中國不得自由此則北朝之舉南則指麾中國西則

能信服羌人他日却為元昊服罪之名又使中國好通則度吾今已從其請則後日必不能違苟至於斯中國不能為國矣以此言之二方雖無隙而詐来請絶不可從之必矣若實有隙則納西人粗為中國之利西人新與北結釁而與我和得無南顧之憂而東併力以拒彼必不肯輕絶吾盟北人方欲西戰元昊吾雖不從其絶和亦不有力分兵而寇中國以此而言雖實有隙尤宜早納西人也伏以二方交搆中國憂危蓋由從前所議

參差兩端不決切恐西人已到議者尤更遲疑伏望聖
慈決於睿斷

乞早降元昊冊書

伏見元昊使人至已數日如聞誓書大體頗有朝廷約
束兼余靖使北已有回奏別無齟齬之意切謂宜速行
封冊者今契丹兵西嚮在未勝負以前遣使報之度其
勢必假他議茍有所俟契丹幸而勝元昊其心益驕或
於賚謝之外輒有所求何以處之臣故謂莫若速之利

也若報聘之禮已行契丹雖欲乘間生端則屈不在我況存元昊之和則契丹未敢輕絶中國而為患也伏惟陛下揣度事勢不可緩也

請誅保州叛卒

臣伏見保州兵士近為罷郤沿邊巡檢發怒逐殺官吏閉城而叛以邀朝廷議者更去他謀便用招安之策方今天下處處兵驕若健兒殺官吏而叛朝廷即日招安則令後主將性命生死全由健兒國家威令干戈不行

境內矣朝廷苟要藉將吏守城捍邊則叛卒更無可赦之理若只苟保州目下無事臣恐自此有兵之處叛亂日生是顧一州之苟安而不慮天下之皆亂今招撫既出已不可追然叛卒尚有可誅之理臣今願乞速降勑旨與王果令以勁兵數千伏於保州之側俟招撫入城隨而突入除百姓外逢兵即殺彼二三千叛卒方得朝廷姑息乘其疑惑懈怠之間我兵卒至擊其不意可以盡誅仍宜先諭軍中每一首級錢賞十千以我器甲被

其貪賞之兵而擊倉皇空手懈怠之卒乘此機便無不勝之理若慮其燒刦倉庫殺戮人民此乃閉城之所為耳今既開門我軍卒至彼將救死不暇安能復為刼殺之謀朝廷若必為過慮更當别用救兵隨後策應縱使拒死而鬭傷人民是乃一城之患以天下叛亂之禍較之則又不足顧矣朝廷深念安危之本力絶禍亂之萌當此事機決於睿斷

論保州都廵下兵士殺戮官吏閉城而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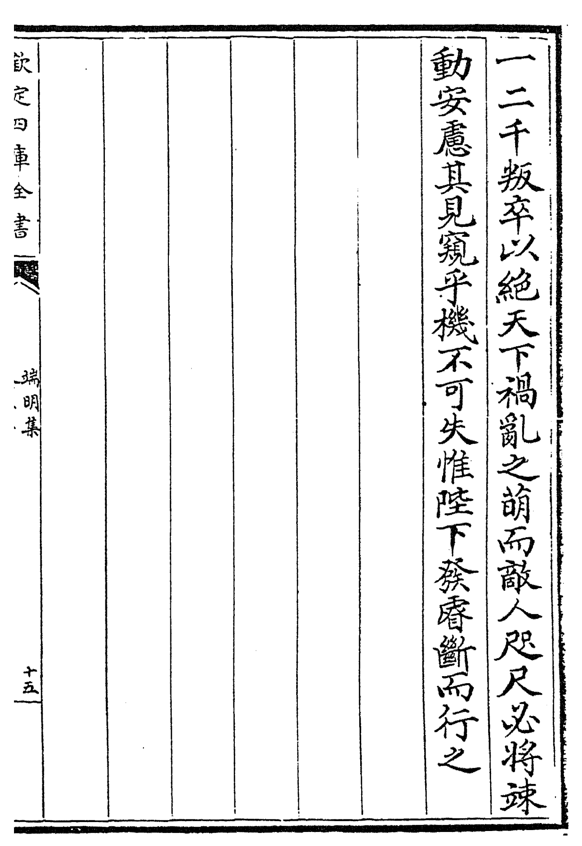
臣伏見保州都巡下兵士殺戮官吏閉城而叛尋聞朝廷許令招安臣與臣僚臣甫等已有論列乞令王果領兵隨後討戮未聞施行臣切以天下養兵内外百有餘萬茍無誅戮可行之令必開驕慢叛亂之原今輕殺郡吏閉城從而招之傳於四方使營幕之間聞之明知朝廷有畏衆不戮之恩官吏有觸事可持之勢縱横作過誰敢復言少有論其長短則必立遭屠戮之害又於其黨擇不才者殺之然後自請則無罪矣治兵之法如此

臣見天下禍患生於今日矣臣謂必以安危之計為言則保州數千叛卒無可恕之理伏乞朝廷力誅翦以振威令若以已行招貸不可失信亦宜准量輕重固當棄小信而存大法況閉城而邀命非朝廷之意若謂事機已遲莫若選擇可任之人付之保州密與處分得便盡誅庶可戢驕兵而絶禍亂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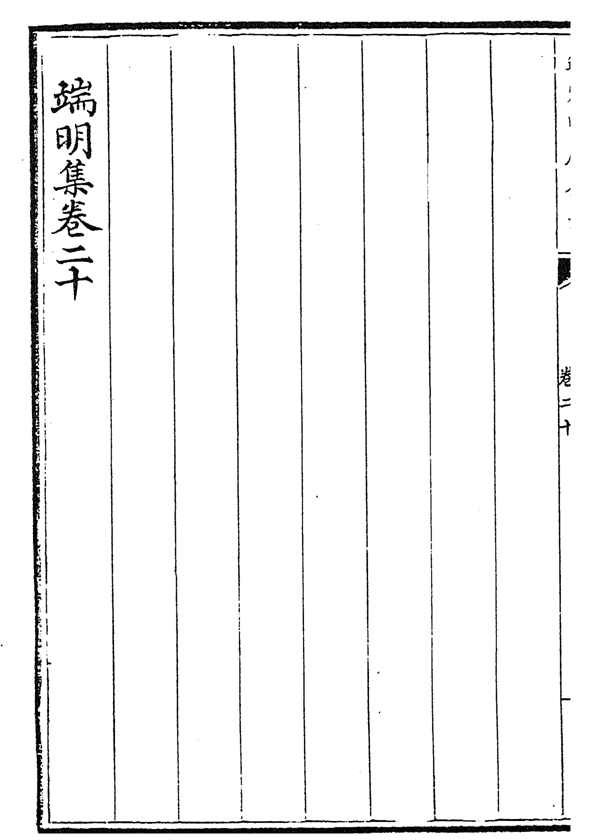
乞戮保州兵士

伏見保州兵士閉城作亂殺黨中懦兵十餘人指為首

惡以要朝廷招安臣等已有論列欲令知定州王果引隨招牓入城盡以殺戮不聞施行切以天下内外之兵有百餘萬苟無誅決之令必開叛亂之源今州兵殺官吏閉城門從而招之使傳之於四方明知朝廷有畏衆不殺之恩官吏有觸事可持之勢何憚不為議者若謂今日北戎妄生釁端不可更於極邊之地張皇小事為敵人所窺是不知制兵權而昧威戎之畧也夫以中國為狂狡所輕者本由朝廷威令不行今以重兵入城誅



一二千叛卒以絶天下禍亂之萌而敵人咫尺必將竦動安慮其見窺乎機不可失惟陛下叡睿斷而行之



端明集卷二十

端明集卷二十一　　宋　蔡襄　撰

奏議

乞責罰頽閫軍政

臣等切見河北保州叛卒昨已招降原其致亂之因乃總領之司不能覺察自都轉運使安撫使而下一例奪職降官此蓋朝廷督厲天下官吏深思撫養士卒之宜先圖遏絶禍患之本然臣等切謂法令之行必自近始

若捨近繩遠雖法令日行人不信服臣等聞保州兵士未叛以前數月邊臣曽奏都大廵檢下兵士乞早處置恐其生變大臣聞之絶不為意以至殺戮官吏閉城邀命然後蒼黄或招或攻或作屈赦幸其革心不至大害且帷幄之謀臨事先當准備豈有邊臣奏論如此等事都無制置循以成患其誰之咎今張昷之等已責降其中書樞密院大臣與聞軍政者伏乞陛下推邊臣所奏保州兵士事宜因依特與責罰庶乎法令明而天下

保州兵士事宜因依特與責罰庶乎法令明而天下服

乞賞先奏保州兵士邊臣

臣等近以保州叛卒平定之後朝廷以都轉運使張昷之以下不覺察之罪例皆貶降臣等聞保州兵卒未叛以前邊臣曾有奏請早乞處置絕無施行遂至生變臣等伏乞陛下責罰大臣與聞政者伏聞陛下已得邊臣之奏特以輔弼之重屈天威而恕之伏惟陛下專賞罰之柄而所謂罰者已行於遠而不行於近既失之矣所

謂賞者又錄其終而不錄其初又重失也邊臣先能探伺叛卒情狀聞于朝廷其時大臣苟能深慮而預處置之必絶叛亂之禍及殺殘官吏閉門邀命四面之兵合謀招討中外震駭缺四字營官府之財尚賴朝廷威靈所以即時平定設使偷延時月城堅而不下宿兵於野費用不貲其變豈可量哉今招叛卒閉城門殺賊首者盡皆遷官蒙賞而預言必變之狀者棄而不錄所謂勤於其終而不念其初者也語曰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

額為上客正類是矣所有邊臣預先數月奏論保州事宜者伏乞陛下出宸斷特與恩獎庶使守邊之人精心察伺先絕未萌之患較於推恩之術不猶愈於攻城殺賊而後泛行官賞也

論軍賊王倫

臣伏見軍賊王倫嘯聚徒黨殺掠人戶驚動州郡此賊雖小而其患大何哉臣切見十年以前天下無事輙有開口言兵者必指為妄人既西羌悖戾議者謂西羌未

足為患觀朝廷處置如何或少有沮衂契丹必窺我强弱矣已而西師不利北人果肆異謀幸且暫弭議者又曰西北之虜未足為中原近患中原之患在於盜賊乘隙而起此則可憂也或謂王倫亡命之人非有精謀遠慮苟逃其生將就擒戮何足憂乎臣謂不然今江淮兩浙廣南福建諸路城池不修兵甲不繕非有戒守之具戰鬬之備使百夫大呼列城騷動就令朝廷遣一使臣將兵追討賊必依海為固兵至引去分散乜聚非可刻

期而破也臣謂王倫黨衆尚在宜速誅翦或淹留歲月不就斧鑕使草萊姦雄之人潛窺此勢其變不可量也

臣謹陳捕盜事宜如左

一東漢黃巾賊起擇所宜施行者先簡料刺史二千石之能否臣以今事揆之莫此為先臣前年請告還閩中是時軍賊鄂鄰方在海上沿海諸州軍長吏處置乖方人户騷動賊雖不至其患過於被賊臣請諸州縣長吏有昏老不才者即乞罷免苟得其人處置自

然得所

一漢建武中賊起其法令賊五人共殺一賊者除其罪臣切思之兇徒不開其自新之路無以離間其心五人共圖一賊其事易濟臣今乞軍賊元殺忠佐者四十餘人若能五人共殺一名告官並與免罪若被驅掠刺面之人但能首身者免罪若能五人共殺一賊告官者與酬賞

一朝廷差去使臣難為跟逐遠去官軍若至淮南其賊

雖轉入兩浙福建廣南州軍若待所差使臣必不相
及若只委諸處廵檢縣尉必是無由誅滅臣今乞下
兩浙福建廣南轉運司選差部下班行有武藝膽勇
之人或曾經犯贓諸色玷累降在監當或即編管見
有家屬者如能情願捉賊並委轉運司體量人才令
於諸州軍宣毅兵士内揀選三二百餘人於近海要
便去處准備舟船候報即時起發若能殺賊將來優
與酬奬外更特與除落已前負犯玷累

一巡檢縣尉每至遇賊鬬敵之時多是下手之人皆不用命致有陷失官員切緣兵士弓手進則有死退則有生得賊賞薄失將罰輕以此各無鬬志且今乞捉賊巡檢縣尉手下兵士弓手臨賊先退致有失陷官員等並當處斬

一軍賊今來入海盡是劫奪官船梢工水手或掠或雇臣今乞應是賊船梢工水手船主等若能多方用計誘算賊徒或致傾溺或入海澳進退不得之處致被

擒殺者其梢工水手等並同捉賊例等第多少酬賞

一從來捉賊兵士弓手殺賊之後多是所管官員自務公廉賊人沿身財物收拾入官況殺一賊頭只得錢五貫文豈肯用命乎臣今乞應捉賊隨行兵士弓手百姓梢工水手等但是捉賊得賊財物金銀等不計多少官中更不根問

一臣前年經過兩浙切見差李元伯收捉鄂憐其時則在廣南其李元伯一行五百餘人沿路騷擾百姓甚

苦臣今乞朝廷戒囑捉賊使臣等所至之處或要舟船所般應用之物並須關牒州縣晝時應副即不與擅自攔截舟船科配物色若致轉運司提刑司本州軍或有陳奏必定重刑朝典

論失賊官僚乞行罰

右臣切見捉殺軍賊王倫李熙古等並與酬賞恩澤甚厚足以驚動百姓耳目然捕賊之人賞之既優失賊之所罰固宜重京東淮南經歷地分知州知縣巡檢縣尉

並未謫罰臣切以今世之法庇恤民户者悉賴州縣長吏擒逐寇盜者悉委巡檢縣尉昨來軍賊王倫纔過百人而州縣長吏捕盜之官至有斂物資給高郵軍晁仲約屈身迎候邵先迎賊彼此聚飲鹽城知縣等避賊不出揚州駐泊王乞出至光山等便回知賊不救淮南轉運使張可久楚州知州胡揩知賊在鹽城並不擘畫救應開城借路如此之類甚多今遇小寇官吏便至如此失節不幸有大於王倫者又將何等屈辱也蓋朝廷姑

息日久威令不行以致官吏畏小寇之威而不畏陛下之法臣乞指揮催促疾速勘問官吏罪狀候到齊足日伏乞陛下出於聖斷擇於情理最重者特除奪官職配送遠惡州軍編管其餘並乞重罪謫罰庶以戒礪天下官吏稍畏罪罰

乞相度開修城池

臣於皇祐四年曾蒙朝廷除知福州臣以私事辭免續差天章閣待制曹潁叔知福州臣其時得知朝廷有劄

子指揮與曹穎叔漸次開修城池臣今來到任檢閱不下司文字並諸案並無宣命劄子切慮只是曹穎叔附身文字將帶隨行其城池不曾開修只築到數十丈高牆又别無行遣計度工料慮有誤事伏須舉奏者

右具如前福建一路州軍建劍汀州邵武軍連接兩浙江南路乘船下水三兩日可至福州城下其東界連接温州並南接興化軍泉州漳州各在海畔四向舟船可至閩中諸州皆福州為根本以自太平興國中歸納疆

土後隳毁城池至今四圍城牆只髙三五尺可以遮閑
牛羊至於私商小兒皆可踰越臣又檢得儂賊作過時
有劉子下本路修葺城壘不唯事至難辦兼福州外城
周圍約二十里工料極大若行修築須至科㸃丁夫配
約物料收拾備足一兩月間便要了當共候兵士功役
空延歳月臣今具上件因依取候朝命若令修築乞降
指揮檢計工料㸃丁夫木植糧食諸般擘畫事件聞奏
若或重惜民力未令修築亦繫朝旨切縁舊有閞修指

揮今來並無文字照會恐有緩急朝廷不知未有城池須有陳述謹具奏聞伏候敕旨

乞相度沿海防備盜賊

准中書劄子節文指揮樞密直學士禮部郎中知福州蔡某奏臣於皇祐四年曾蒙朝廷除知福州臣以私事辭免續差天章閣待制曹某知福州臣其時得知朝廷有劄子指揮與曹某漸次開修城池臣今來到任檢閲不下司文字並諸案並無宣命劄子切慮只是曹某付

身文字將帶隨行其城池不曾開修只築到數十丈高
牆又別無行遣計度工料慮有悞事伏須舉奏者蒙朝
廷檢會福建路沿海州軍與外界水路通接自來未曾
別作防備於皇祐四年十二月奉聖旨令新差知福建
曹其候到任專切用心經制應係沿海地分外寇可來
之處立便擘畫防扼設備開析聞奏又奉聖旨宜令蔡
某詳前項所降指揮相度聞奏劄送知福州蔡密學令
具相度因依下項

一臣今相度福州泉州漳州興化軍盡是邊海若是舟船要到城下逐州各有海口小港約近百里至七十里其海口舊時各有鎮寨把扼海路後來無事兵士漸次減少今來見作點檢商稅量差兵級在彼沿海路平靜難以宿兵如有盜賊逐州軍可以隨宜應副

一泉州福州漳州興化軍各是海邊今來逐州兵士並不會舟船出入海路收捉茶鹽如遇賊人鬬敵多被賊船慣習水勢立見傷損臣體問福州閩安鎮把港

及鍾門巡檢一員在海上封椿舶船泉州有同巡檢一員去城七里每年下海封椿舶船漳州舊有黄淡頭巡檢一員號為招舶亦是夏間下海興化軍巡檢一員却在興化縣山中去軍城百里海上别無巡檢所有逐州逐軍雖招舶船每年或有或無原其創意蓋是沿海州軍要得兵甲習會水戰以防急緩其漳州黄淡頭巡檢後因轉運使高易簡奏移置龍岩縣山中大池驛去州七日防備盜賊因此廢罷招舶一

員臣今相度漳州管界廵檢去城五里却令兼帶招船每年出海與化軍管界廵檢移近軍城給與舟船令往來海上廵警

一臣相度沿海州軍兵事多是不習舟船出入臣於去年奏乞置澄海指揮更不揀添宣毅後來謂諸州已揀添宣毅朝廷難更施行臣今乞令福泉漳州與化軍舊有刀魚船及廵檢司入海舟船量與修整舊有舟船亦乞量置五七隻其宣毅兵士差下廵檢司並

令教習舟船諳習水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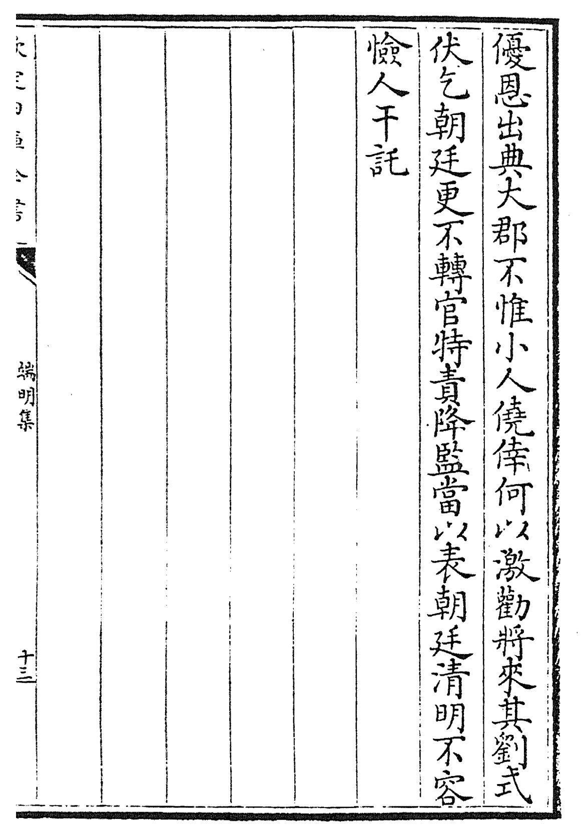
右件具如前臣相度沿海水路防備盜賊伏乞朝廷特賜指揮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中書吏人劉式之罪

臣伏見中書提點五房公事金部員外郎劉式年滿合該例轉官賜紫入轉運資序知州者切以劉式本自微賤因縁入仕頗倚事勢竊弄威權臣略條一二事以明劉式姦狡之狀明道初修葺內庭固無勞効僥求名目

改轉朝官景祐之間輙求外補宰臣留而不遣姪男特授齋郎非例推恩事權愈重慶歷二年守當官周卞偷竊空字勅黄僞作祠部流散諸處貨賣極多周卞事發之後劉式與本房堂後官張用和方始陳首舉覺及開封府按戌之日懼見錄問切有干連上下通情奏請周卞更不錄問直令棄市豈有中書吏人陰結大臣誣罔聖聰回换刑獄又有守當官荆杞為婺州客人徐眪進狀乞分家産荆杞僞作内降劄子取受眪錢一千餘貫

事將覺發荆杞殺徐昞父子三人切見天聖中守闕人吏馬宗尋寫造僞勅下禮部補蘇上達充齋郎事發提點五房公事張仁惠有不覺察罪降之光化軍堂後官李昭度降授齊州監當本房手分並皆除出去年劉式不覺察周十荆杞僞造殺人其罪甚重蓋緣當政大臣曲為庇護並只罰贖仍舊守職不隔磨勘依例轉官伏見轉運提點刑獄不覺察部下官吏取受並降移差遣今來人吏纔八十貫劉式不覺察苟免過愆若更例與



優恩出典大郡不惟小人僥倖何以激勸將來其劉式

伏乞朝廷更不轉官特責降監當以表朝廷清明不容

憸人干託

端明集卷二十一